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50年1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3版

1971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

书号1001·19 每册0.28元

目 录

序言	3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7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 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10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16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22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27
六 无产阶级在和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 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31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44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48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	56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60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 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70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 缩小?	75
十三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84
书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94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94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101
三	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109
注释		11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¹

写于1905年6—7月

1905年7月在日内瓦
第一次印成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9卷，在排印第三版时，
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
一次校订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得上事变的发展，它为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②（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③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过程起义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到自己的论敌方面去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问，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种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在“社会革命党”纲领草案中那样清楚地显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的那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

① 指“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34页。——编者注

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问题是我們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們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彻底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

我們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别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的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知道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蔽着人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两种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两种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

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觉悟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³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拚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恨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轻视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⁴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去了，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仅仅勉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社”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于只是在革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在这本小册子里往往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条深渊。（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才开始研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哪些决议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提供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可以看出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⁵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个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并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谘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要求政权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力争普选权，不仅力争完全的鼓动自由，并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由所谓“立宪民主党”⁶的领袖们表明其愿望的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使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力求沙皇和革命人民达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协，并且要这种妥协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汇来掩饰他们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们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3、4、5号）^①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4—462页和第479—492页。——编者注

上不止一次地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在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决议中，究竟是哪一个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得更正确，哪一个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规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执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责任，都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至于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1) 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 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 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 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 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尝试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 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
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
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
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 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 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
出，这个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
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 一部分。另一方面，
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
完全没有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代表
大会把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
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
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
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
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
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
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
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
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
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

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正是力求争得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样强调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出台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就止于此。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出东西来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种种物质条件。这样指出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种种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肯定地说，沙皇政府可能不援助反动势力，沙皇政府能在选举时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关心于民意的真正表现。这样的断语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们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必须有人来保证；这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以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作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

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一定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妥协分赃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末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就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现在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于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拚命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拚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自由、争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是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就直接劝告全党，说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把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掩蔽起来，而我们却应当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指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